第四十九回　渡殘喘一劍化金橋　建奇功九重錫蟒玉

卻說趙天王等數百人在山頂痛哭，聲徹霄漢。其時正值九天玄女娘娘經過，撥雲觀看已知就裏，因按落雲頭，叫道：“爾等雖由劫數，但殺戮過重，難免一死。今念爾等不犯淫邪，救爾回島，從此洗心懺罪以保殘喘！”趙天王等正在垂危之際，忽聽此言，一齊抬頭觀看，知是仙佛降臨，都伏地磕頭哀告：“若蒙慈悲救命，從此永不敢侵犯天朝。”當下玄女娘娘取背上寶劍一擲，化成一座金橋，望之無際。娘娘自立橋頭，喝令速走。眾倭歡呼踴躍，齊奔上橋，頃刻間已回故島。玄女娘娘祥雲已去，眾倭望空頂禮，從此洗心，不敢擅離巢穴。郎氏入山修煉，亦得善終。後來此島歸屬日本國王，年年朝貢，此是後話不提。

卻說岑御史聞眾倭哭聲，心中不忍，因想此番雖幸成功，殺戮無算，彼若乞降，當保其殘喘。及到起更時分哭聲頓止。凌晨亦無動靜，因令董槐率善走軍士上山探看。回報：“四望並無蹤跡。想必都投海死了。”岑御史嘆道：“我本欲放其一線之生，不料他自尋其死。”因傳令班師。此時倭寇悉平，眾將士鞭敲金鐙，齊唱凱歌。岑御史回至松郡，文武各官迎接進城，沿途百姓扶老挈幼焚香瞻看。進了公館，即傳令諸將各收兵回汛，聽候奏聞陞賞。當作家報，著王樸回家報喜。

這日，惟留劉、殷二位後堂敘話。原來劉電自到江以來，軍務匆忙並無刻暇，直至今日方得與殷勇暢敘別來情節。殷勇因說起：“日前成公子道及三哥保全他家眷，合家感激不盡。”劉電道：“這是一樁冒險僥倖之事。”因將雪妹還魂並先嚴冥托蔣公成全婚姻之事細說一遍合，殷勇道：“從前接到大哥與三哥來書已知其事，如今蔣公雖然不在，三哥料理也是一般。”劉電道：“不然，先嚴之話必有定數。如今大哥補授奉賢，不久就要到任，便好接取家眷。蔣公現在金衢，即可前往達知，必有主見。”岑御史笑道：“弟與胡撫台聯章內已代其陳懇，乞調近地迎養，大約月盡月初旨意下來，必有陞調。”又對殷勇道：“昨日所擒之賊恰恰姓江，並前獲之江四又是弟兄，恐即是殷兄的仇人，已吩咐今晚提來一訊。如果是他，真是一樁快事。”劉電道：“祇可惜妹子不在，不能識認此賊。”岑御史道：“這有何難，祇消一問便知其的。”

此時三人杯酒敘談親誼，惟殷勇不敢忘分，祇唯唯而已。劉電因問：“聞知弟婦脫於患難，勇略過人，繡旗軍賊人畏懼，改日定當請見。”殷勇笑道：“這是理當拜見的，明日候伯母到了奉賢即去叩見。”因說：“弟婦被難之時，逢一何仙母指引與弟在軍中相會，那時不便收留，隨送回留河暫住。後來稟知總憲，即蒙賜婚，頗有膽略，同在軍中甚得其益。”岑御史道：“前者弟往軍中看見殷兄，見壁壘整齊、隊伍嚴肅，已知尊嫂的智略，將來定當奏聞，必邀恩錫。但不知彼時所遇的仙母怎知姓何？”殷勇道：“這是賤荊在路問知。那仙母還說‘祖居山東，有個女兒嫁在江南岑家，日後定得相會’的話。現今訪求不得，祇在署中朝夕焚香頂禮。”劉電聽了，不禁大笑，對岑御史道：“這必是何家仙母無疑了。”岑御史因又問：“尊嫂家中還有何人？”殷勇道：“賤荊並無親族，祇有一個堂房姑娘嫁在浙江王家，已是多年不通音信了。”岑御史又問：“可知尊岳的諱號？”殷勇道：“單諱個宣字，原是太倉庠生。”岑御史驚喜道：“真是可喜可賀！如今尊嫂要見那仙母卻難，要見仙母的女兒並他姑娘卻甚容易。”殷勇聽說，驚喜道：“原聞其詳。”劉電接答道：“賢弟欲知其細，當滿飲三大觥。”殷勇笑道：“當得。”因即滿飲了三巨觥。劉電道：“這仙母的女兒，說來好教賢弟驚喜。”因將岑生奉母避仇投舅氏不遇，寄居蔣宅，後來從蔣宅移居湖郡，伯母得與內侄女在王宅相會，王公夫婦一力主婚，就與岑賢弟表兄妹先完了姻事的話，從頭說了一遍：“如今這位弟婦即是何仙姥所生，淑婉賢能，善識人賢愚貴賤，真是巾幗中丈夫。愚兄已經見過。雪妹一席他早已預知，虛左以待。明日兩位弟婦自然要相見的了。祇是弟婦與姑娘相會的話，我卻不知。”岑御史道：“三哥不知弟婦的繼母便是殷嫂的姑娘，因時常想念母家祇有一個侄女不能尋訪。今所說殷嫂父親姓氏里居相對，尚有何疑？”劉電大笑道：“如此說，真是天緣會合，又是親上加親了！”殷勇聽到此處，亦不禁笑逐顏開道：“明日妹子畢姻，即叫內人恭送，便好拜見姑娘，與姐妹們同相會了。”

當下三人暢飲談心，已忘形跡。天將傍晚，家丁來稟：“小張三、江四等俱已提到。”岑御史道：“請二兄在穿堂聽他口供。”當即便服陞堂，先訊小張三，祇供為盜通倭是實，餘不知情。及訊江四，據供：與江五、江七原是弟兄，已分居多年，為盜是實。祇因那年與兄弟江六在涼山地方劫一官船，不料被一客人將兄弟打死，又捉住了幾個同伙，惟恐牽連，那時就同哥子江二投了海寇是實。又問：“可曾謀害婦女？”江四道：“打劫殺人已多，卻沒有謀害婦女。”岑御史喝令帶過一邊，因訊江五、江七，據供：“小的們違條犯法的事已記不得許多，祇求早死”。岑御史道：“我有個相知的曹二府，他當年娶了一妾，甚是得意，說還要重重謝那媒人，你們可知道那人麼？”江五一時不知就裏，祇道是好意，即答應道：“這事原是小的作合的。”岑御史笑道：“如今這女子在本院這裏告你在江中謀害了他的乾母也是真麼？”江五、江七聽見，嚇得祇是磕頭道：“總是小的該死！”外邊岑御史問出真情，裏邊殷勇咬牙切齒，恨不得即時剁得他碎屍萬段。岑御史當下吩咐將小張三、江四委松江府刑廳連晚押出城外梟首示眾，江五、江七牢固臨禁，另候發落。當時退進後堂與殷勇道：“且喜太夫人仇人已得，明日候令妹來時好一同瀝血祭奠。”殷勇叩謝，流淚不已。劉電道：“賢弟大仇已報，老母亦必含笑於地下。”因復呼酒勸慰，三人直敘到起更時，殷勇告辭。岑、劉一同送至側門。岑御史執著殷勇的手道：“體制所拘，幸勿見罪，”殷勇道：“禮當如此。”

是夜，岑御史與劉電相商，即於燈下草成聯名奏捷本稿一通，其中將平倭始末、諸將功勞，備細敘述。又另自一疏，聲敘總制黃炯、操江程宏達調遣兵馬、守御要害、撫綏難民、籌辦軍需，並松郡知府紀良、太倉知州成昱、金山知縣尚忠、崇明知縣龍為霖等固守城池，辦理軍餉一切勞績；但今倭寇雖平，尚需查閱江浙沿海各營汛兵馬，應行善後事宜與制撫籌畫妥協，另疏具奏，並陳寡母年高，現今寄籍浙江湖郡，乞於閱兵之後告假三月就近歸省等因。刪改停妥，纔各安寢。

次早，各官到來稟安，岑御史概行慰免。早飯後即起馬回吳門。黃總制已差官在百里外叩接。將到蘇門二十里，黃公率合屬官員接見，滿面堆笑道：“老都憲掃除積寇，不但上慰聖心之焦勞，下救生民之涂炭，這兩省官僚皆受賜不淺。”岑御史道：“此皆聖天子洪福、憲公祖蔭庇，治晚何功之有？”當下並轡回城。一路百姓門前俱設香花迎接。一直同到總憲衙門，讓進後堂，施禮畢，因天氣乍熱即遜至花廳，寬去公服敘談，外邊各官俱請回署。黃公道：“屢接都憲捷音，不勝忻忭，此功當垂不朽！”岑御史道：“雖僥倖成功，然殺戮不少。殘倭數百逼入絕島，原欲網開一面，不料其盡自輕生，未免傷好生之德。”黃公道：“也是他惡貫盈滿，自取之耳？”岑御史道：“此番若非憲公祖與操江老師籌辦軍需，轉運糧餉，調度將弁，守御要害，豈能迅奏膚功。今治晚已草就兩疏，呈請教正。”因嚮袖中取出送與黃公觀看。黃公看了一遍大喜道：“老都憲胸藏韜略，筆走風雷，弟等得附其名已叨榮[illegible]

created by free version of DocuFreezer

下即請上席。飲酒中間，敘說軍中幾為妖法所害，黃公道：“都憲不但武緯文經，抑且出神入化。古之名將，何以過之？”兩下敘談款洽。至傍晚席散，岑御史告辭。黃公親送至公館，又面請明日慶賞端陽佳節，當時茶罷而回。

次日各官都到公館叩節畢，岑御史正要去與黃公賀節，卻是黃公先到，隨接進後堂道：“治晚正當恭賀，反勞先施。”方敘話間，堂官遞進京報，卻是內閣奉旨：據御史岑秀、浙撫胡宗憲具奏，積年巨寇，一旦蕩平，朕心欣慰。岑秀加陞都察院左都御史，賜蟒袍一襲、玉帶一圍，俟平倭之日再加陞獎；胡宗憲加陞太子太保；蔣士奇生擒巨寇，忠勇可嘉，加陞錦衣衛都指揮銜，仍赴御史岑秀軍營隨征，俟倭寇蕩平再行陞賞；劉電、陳松岩、連城寶、郭紹汾、龍韜、文進俱准其實授；總兵褚飛熊、兵備道雷信、都司萬士雄俱軍功加二級候陞；其餘辦理軍需文武各官俱加軍功一級；陣亡游擊吳端、揮同汪龍各贈副總兵，賞祭銀二百兩；凡陣亡將士俱從優議恤；汪直梟首傳示江浙；葉碧川免死編氓，餘如議行。當下一同看畢，黃公即為道喜。岑御史道：“聖上洪恩，實慚蚊負。祇是指揮蔣公因為母老前已代其陳懇，乞移近地迎養，此番旨意著其到江隨征，今倭寇已平，事可中止。治晚於自陳本上尚當為其聲明，仍乞量移近地，並恭謝聖恩一節。”黃公道：“所見極是。弟且告辭在署恭候。”說畢起身。

岑御史送了黃公，即擺道答賀司道各官，就往制臺衙門來拜賀。當將疏稿添改完妥與黃公看過，就交本房繕寫，一面移之關會操江程公。當下即留住敘談，岑御史因說起劉電軍功並殷參將獲得害母仇人：“他二人俱在憲公祖樾蔭之下，定邀推烏之愛。”黃公道：“弟亦深得其指臂之效，祇恐他陞遷在即，不能常聚。”賓主二人款洽暢談，至日西纔席罷。當日本章俱已繕就，一同閱畢，如式封裝，派下齎本人員，岑御史作謝辭回。次日凌晨即到衙門，一同拜發後，即面辭黃公，擬由上江入浙。黃公道：“祇是老都憲太為公事賢勞了。”

當時岑御史回到公館，因馬牌早發，文武官僚俱在伺候，一來賀喜，二來送行。岑御史因請劉副總進內道：“恐蔣公得旨後即行來，三哥便可留住在此，不必回浙。況大哥此月必然到任，三哥即可著人回家，若許丈在府，便可相托搬送寶眷到來。弟此番巡閱不過月餘便回。”劉電應諾，即辭了出來。此時各官人役俱齊集伺候，即放炮起馬，黃公率各官送至十里塘方回。今且按下岑御史巡閱之事。

且說蔣士奇自送岑御史起身後，即要稟辭胡公回金衢任所。胡公因蔣公是皇上特放之員，又是岑御史長親，已經代陳乞移近地迎養，故當作客官，十分優待，就留他在省候旨。到五月初六日已接到旨意，知他陞了錦衣衛都使，進剿倭寇，更加優禮，頒到欽賜岑御史袍帶，即欲命蔣公順便齎送江南。次日又接到岑御史咨文，知倭寇已平，奏請到浙沿海看兵並商善後事宜，因此就留住蔣公在省等候。

此時天氣乍熱，蔣公在省無事，因往西湖遊玩。這日從湖上回寓，蔣貴稟道：“劉姑老爺那邊許太爺到了，著人來問。因老爺不在，他說明日來拜。”蔣公聽了心下大喜道：“你可曾問他寓所？”蔣貴道：“說在吳山第一峰暫住。”蔣公即著蔣貴押著一乘涼轎便去請來，又著班役二名往搬行李。不及一時，許公已到。原來許俊卿自四月二十四在吉水起程，一路順風順水到了吳鎮地方。沿途聽得客船上紛紛傳說：如今海賊汪直被岑御史追到海寧，又被蔣指揮擒住，已囚解進京，浙江一帶已是平靖；祇有倭寇尚在江南攪擾，說有妖法利害，金陵、蘇、松等處道路梗塞，長江一帶都沒人敢走，許公聽得處處傳聞一般，便留心打聽蔣指揮正是御前打虎的蔣士奇，心下大喜，遂不走長江，卻從廣信過山往金衢衛來。及到金華，知蔣公在省未回，因連夜往杭省來。訪得蔣公在撫院衙門前作寓，因著旺兒前去打探，說到湖上去了。不期晚間蔣公打轎來接，隨即到了公館。

蔣公接進，敘禮坐定。許公道：“久仰大人盛德！老朽自去歲在崇仁接到劉家昆玉來信，曉得小女現在劉府，因此辭了金舍親到吉水。父女重逢，都是大人的宏庇。小女在府極承骨肉之愛，因聞劉家親母說小女姻事必得大人成全，故此特來敬訪，今日卻甚不恭。”蔣公大笑道：“老丈來得極好。令愛姻事雖未受聘，已是訂定無移。今令婿蕩平倭寇，奏請巡閱江浙，不過半月內便可到此，弟亦為撫憲留在此間等候。況劉大兄此時亦可到任，三相公已實授了制憲中軍副總，殷兄現任松江參府，且喜他弟兄們同在一處。前在海寧會晤令婿並三相公，已說過要托老丈搬送家眷。今依愚見，老丈竟不必空往，請即仍回吉水搬送劉府家眷並令愛一同到奉賢衙門。一來可與劉氏昆仲並令郎相會，二來弟亦可取便到彼，以完令愛姻事，豈非一舉數便？弟明日即托本縣拿一號快船，限日過山，我著家人蔣貴跟隨老丈前往。計算往返不過月餘可到奉賢，老丈以為何如？”一席話說得許公滿心歡喜道：“悉依尊命，老朽即當起程。”當晚，飲酒敘談往事，許公感激不盡。次日，一面款待許公，一面即著蔣貴持帖托錢塘縣拿了一隻快船直送常山。料理停妥，至晚與了蔣貴盤費。次日一早就同許公起程，蔣公送至河岸而別。且不說許公回吉水搬眷之事。

卻說岑御史自辭黃公，由上江閱兵入浙，順道往拜操江程公，以及南直各部衙門。其時徐老師已內陞國子監司業，鄭璞已推選了湖郡德清縣教諭，同家眷上任去了，岑御史心中甚喜。及巡閱到浙，胡巡撫已差官在金衢遠接。其時金嚴副總戚繼光與都督劉顯在福建剿平倭寇纔回，已陞了黃岩總兵。這金衢岩之兵皆戚繼光所練，為浙省勁旅。後經岑御史又將戚公保奏，即陞了山海關都督。此是後話不提。

及岑御史巡閱臺寧等處已畢，到得浙省已是六月中旬。這日胡公出郭接著，岑御史隨到衙門拜敘。胡公盛稱平倭功績當垂不朽。岑御史因將閱軍冊與胡公觀看：上面有衰老病惰之員分別休參地方，有移簡就繁裁添兵馬之處，有沿海應設炮臺巡兵之所，一切善後事宜，請教裁奪。胡公展看了一遍道：“老都台所鑒至公極當，毋庸更易。拜煩主稿，弟得附名幸甚。”當日盛筵款待。席畢，岑御史告辭，胡公親送到察院衙門，茶罷而回。

次日清晨，胡公即差官送御賜袍帶到來，岑御史設香案望闕謝恩拜受畢，正欲往拜蔣公，卻被文武各官來稟安道喜。除司道大員請見外，餘俱不及會晤。當日又答拜各官，整忙了一日。胡公又下了翌日請啟，在湖心亭設席賞荷。

是晚，蔣公祇跟一家人單騎來拜。岑御史迎入道：“小侄今早即要奉拜老叔，卻被各官纏擾住了。”蔣公道：“我亦為此，因乘晚到來，好敘敘話。”因道：“賢侄此功不小，劉丈所說東南半壁仰賴之言今已應矣！昨知倭寇已平，原欲回汛候旨，承撫憲相留，在此等候，還望賢侄於疏內代為聲明。”岑御史道：“不須老叔掛心，前月小侄已經附書代陳，大約月內必有恩旨。”蔣公道：“深費賢侄清心。”因道：“有一喜事相聞：月初許丈到此相會，就為他令愛之事，我與他說明姻事已定，竟請他回吉水搬送劉府家眷與許小姐同往奉賢，因此祇留住了一天，第二日即著蔣貴相隨去了。未及數日，又接劉三侄來書，也是差人回家搬眷，諒此時家眷已在途中了。賢侄何不在此候旨意下來，倘愚得邀恩，改任近地，便可同賢侄回江料理完姻之事，豈不甚便？”岑御史道：“此承老叔骨肉之愛，祇是小侄先遵母命與表妹完姻，雪妹姻事，心實抱歉。”蔣公笑道：“劉三侄曾與我說那何家侄女卻是個文中子夫人，雪姑娘又早知不宜預佔，安心相待，竟不須你作難的了。”岑御史笑道：“全仗老叔鼎言。”當下飲酒敘談平倭之事，直到二鼓纔別。

created by free version of DocuFreezer

次日，胡公一連三請，邀同出城，下了畫舫，祇請司道相陪。此時千頃湖光，荷香不斷，各處遊玩，至午在湖心亭坐席，直到傍晚進城。過得一天，又是司道公請，都不在言表。

此時海氛已靖，吏治官清，萬民樂業。到得六月下旬，前具兩疏旨意已下，部文到來展看上面係內閣奉聖諭："據都御史岑秀等所奏，倭寇悉平，朕心欣慰。都御史岑秀蕩平積寇，功業偉然，陞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銜，仍賜尚方劍，兼都察院左都御史，暫管山東總督印務，准於閱兵善後事竣給假三月，就近省親；總制黃炯老誠歷練，屢奏軍功，內陞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；操江程宏達幹才練達，即陞江南總制，仍兼操江察院事務；總兵陳奇文內陞五軍都督；左府副將劉電即陞吳淞總兵；參將殷勇賜總兵銜，管理制標中軍副將事務，妻華氏封忠勇夫人；耿自新陞淮揚城守；副將董愧陞松江參將；文進陞湖郡守備；高卓陞平湖游擊；辛尚忠陞上海游擊；嘉郡知府陶怡陞鹽運司使；金山縣尚忠即陞嘉郡知府；松郡知府紀良內陞太僕寺少卿；崇明縣龍為霖即陞松郡知府；湖郡知府陸文山陞嘉湖兵備道，所遺之缺，查太倉州成昱雖籍隸浙省，但屢經黃炯、程宏達保舉，今又經岑秀奏其公忠幹練，著即陞湖郡知府；都指揮蔣士奇陞錦衣衛都使銜，管理登、萊、青處掛印總兵印務，以遂其孝養之請。所奏效力文武各官俱軍功加一級候陞；陣亡將士查明造冊，該部照例從優恤蔭。蔣士奇、劉電、殷勇俟岑秀假滿之日，一同來京陛見，以慰朕懷念功臣至意。欽此。"此時通省官員俱來道喜。岑少保隨修本謝恩，並與胡公將軍政善後事宜聯名具疏。拜發後，即擇於六月二十六日回蘇。又與蔣公修了一道謝恩本，懇恩給假順道回籍省親，俟總督岑秀假滿一同陛見，恭請聖訓後即赴總兵之任。因囑蔣公從容起身，約於七月望前在碧浪湖相會。胡公率所屬與岑少保公餞之後，又是私餞。至期各官出郭遠送，不在言表。

卻說蔣公送岑少保起身後，從容料理行裝，制辦了許多絲綢錦繡珍重之物，以備添補玉馨小姐妝奩，並許小姐填箱送禮之用。擇於七月初十日起，胡公同各官同盛餞送行。

不說蔣公往湖，且說岑少保至七月初三到蘇。其時黃、程二公正在交代，探馬報聞，二公率屬迎著，同到總制衙門相敘，文武官員稟安者一概謝免。黃、程二公俱與岑少保致謝。此時黃公尚是主道，盛筵相待，座中三人意氣相投，十分款洽。程公道："今年少保纔三八，位列三公，實所罕有，不知曾恭喜否？"岑少保道："門生完姻月餘，即奉命赴京授職。離家三載，如今纔得准假歸省。"黃公道："王事賢勞，竟不遑計及室家之好！將來假滿之日，正好與寶眷一同赴任了。"三人談心暢飲，席罷後程公辭回察院衙門，岑少保仍回公館。

當晚，劉、殷二總鎮同來相見。岑少保將蔣公在浙相會許公，即托回府搬送寶眷的話說了一遍："約計此時必有信息到來。"劉總鎮道："賢弟起身後我即差人回家，大哥於六月初二到任，後來稟見各上台，在這裏住了數日纔去。"岑少保道："弟已約蔣公望前在家相會，這邊祇須會稿後便可起身。"殷勇道："不料旨意著我們相隨陛見，回來時三哥正好順接三嫂到來。"劉電對岑少保道："賢弟不知殷賢弟前月已恭喜了一位侄兒，明日卻好同去拜見外祖姑。"岑少保道："可喜，可賀，改日補禮。"當下三人敘談至更餘方別。次日岑少保將巡閱過江省各營參休將弁、裁添兵馬，並緊要海口添設戰船、定立巡海章程，並沿海村鎮著地方官設立堡樓、操練鄉勇，一切善後事宜，並聲明於七月十三日告假歸省緣由，起稿與總制、操江聯名具奏不提。

其時，黃公已交代清楚，於十一日起程。連日餞行宴會，直至送了黃公起身。十二日，程公又體已與岑少保餞行，祇請劉、殷二總鎮相陪。席間，程公道："曾記從前相會，少保極道蔣、劉二位，今日果然名下無虛。"岑少保道："今劉、殷兩舍親俱在老師樾庇之下，諸凡尚祈指教，亦當在弟子之列。"程公笑道："得此同城相助，何幸如之！"岑少保因說起前往山東許多情節，程公聽了驚喜道："天地間奇怪之事何所不有？總因人見聞不廣，便以為怪，祇是蔣公尚未識面，我已差官遠探，想早晚必到。"岑少保道："蔣舍親遲門生數日起程，該必須道先到寒舍。他久欽山斗，若至蘇門，必然專誠晉謁。門生今日即稟辭過，明日凌晨起身，不再稟辭了。"程公道："心交原不在形跡，明日祇差官相送罷。待至吉期，再當申賀。"

當日筵席至晚。岑少保先拜辭起身後，劉、殷二總鎮亦辭謝出來，即同到公館。劉電道："蔣叔諒已到湖去見伯母，賢弟速回料理，愚兄俟家眷一到即當馳報，專候擇定吉期當稟過程公，親送妹子。"殷勇道："祇是妝奩一時不能齊備，祇好與三哥隨後補送。"岑少保笑道："弟正要與蔣叔相商具禮，祇是當送在那一邊？"殷勇道："姻事當以劉伯母為主，況繼父、妹子現在那邊，應該在三哥處為禮。"劉電道："到吉期，賢弟過來一同料理便了。"當下商定。殷勇因說起："近有一事，外邊紛紛傳說：自從平定以來，江浙沿海各地方被兵之處夜夜神號鬼哭，行人未晚相戒不前，且有白日為厲，種種怪異，省郭之外處處皆然。必得有道高僧方能超度。日前三哥所說的點石禪師不知可請得來麼？"岑少保接答道："這都是遭劫平民、陣亡士卒以及所殺倭寇無主可歸，故為此厲。我於平倭之日即有此意，因公務匆匆不暇計及，曾記那禪師說日後還有一大勝會，未必非前知之見。今當與三哥會同蔣叔聯名敦請，或者這禪師憫此三途之苦，不好推卻，也未可知。"劉電道："若得這位禪師到來，何愁冤孽不解？"大家敘話至深夜方別。

岑少保恐次日各官送行纏繞，因吩咐不許鳴金響炮，未及五鼓即起身揚帆而去，惟兵弁人役守夜站隊，文武各官都不及相送。正是：

客裏人歸情繾綣，雪中花放月團圓。要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劍化金橋，奇絕之事，然卻是借神道設教，彰上天好生之德，其中敘蔣、劉、岑、殷四人親誼，俱出於血性。每見今人至親骨肉，多有參商不善者，讀此宁無汗顏。鏡湖有功於名教不少。至所敘諸事，厲厲分明，無絲毫滲漏，真古今有數文字。

created by free version of DocuFreezer